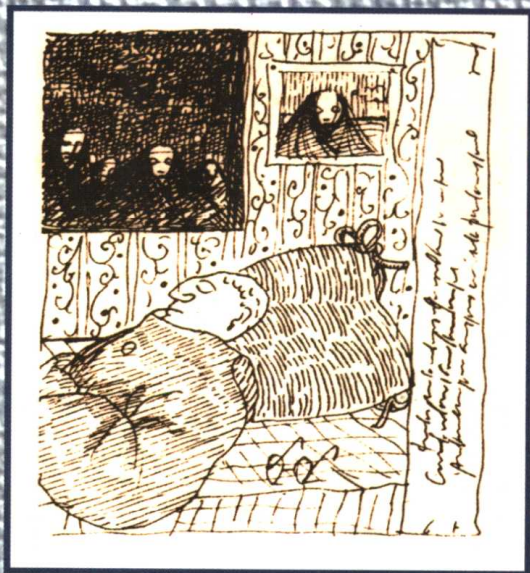


DI XIA
DE
TIAN KONG

……麦 家 著

地下的天空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地下的天空

■ 麦 家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下的天空/麦家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1

ISBN 7-5033-1491-5

I. 地… II. 麦…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6819 号

书 名: 地下的天空

作 者: 麦 家

责任编辑: 殷 实

装帧设计: 十亩装帧工作室

责任校对: 吴 汇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E-mail: jfwycbs @ public. bta. net. cn

经 销: 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 北京才智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190 千字

印 张: 9.6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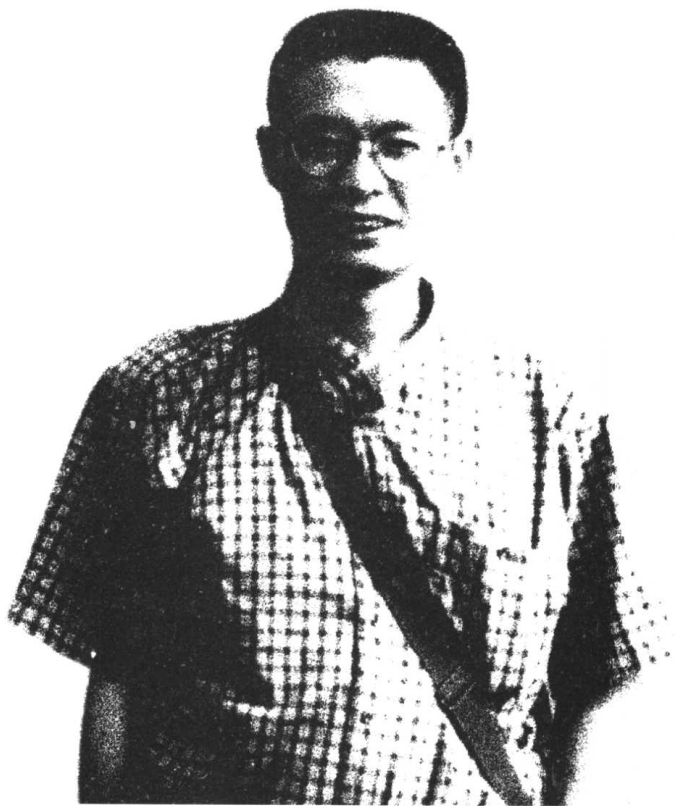
插 页: 1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491-5/I·1194

定 价: 20.00 元



麦家，曾用名阿许，1964年生，浙江富阳人

1981年考入军校，毕业于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和解放军艺术学院，1997年转业在某电视台工作，出版有小说集《紫密黑密》、《陈华南笔记本》等百余万字，作品获过四川省文学奖、金芙蓉文学奖等军地8项文学奖。现居成都，系巴金文学院聘用制创作员。

代序：享受孤独和梦游

朱向前 向荣

小说的诞生地是孤独的个人——本雅明在上个世纪欧洲风雨飘摇的年头写下这句语录式的话时，我猜想他心中掠过的那些孤独背影是：爱伦·坡、卡夫卡、克劳斯和尼古拉·列斯科夫。孤独的冷焰灼痛了天才的灵感，使想像力在绝望中变得异常尖锐，生存的极限被想象的激情穿透，小说便在一片黑色的废墟中破土而出。

读麦家小说我有这种感觉：他是孤独的，他靠诡谲的内心和隐秘的激情编造着一个又一个日渐荒芜的英雄梦，已经彻底疏远了消费时代的种种惊声尖叫的时尚文学，和那些与流行文化结盟的先锋艺术。惟其如此，他的小说令人感到无宗无派，既不似传统又不后现代，既不伪民间立场又不伪知识分子姿态，既不新生代又不新写实，既不言情又不做爱，无可皈依，无所归宿，有些独行侠的感觉，有点波西米亚的意思。我因此暂且将麦家的小说称做“非常小说”，并将《陈华南笔记本》、《瞎子阿炳》、

《天外之音》认为是其中的代表作。这些作品孤独而沉默地存在的现状，以真正个人化的方式明确无误地出示了现代汉语写作的另一种可能性，对当下日趋类同和仿制的汉语小说不啻为一次打击性的救赎：只有孤独到底，小说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所谓“非常小说”，既是指麦家小说的风格，也指他小说关注的人事：传奇的英雄、毁灭的天才、秘密的战争、奇特的经历……这种古典时代的人物和故事，在当代小说的叙事菜单上早已消失殆尽，就像若干年前吹过旷野的一场风，如今已经去无踪影。当日常生活的琐屑碎事被欢呼雀跃的人们顶礼膜拜并被捧成小说图腾时，对英雄悲剧的缅怀和重写，无疑就是愚不可及的冒险营生。而麦家却义无反顾地迷恋于这场冒险的行当中，将他孤独和梦游的精神演绎得淋漓尽致。与那些到处发表看法的作家不同，很多年来麦家总是独自一人隐匿于城市的人群和喧嚣中，在键盘上敲打着他内心的秘密和愿望，并在一次又一次神奇的眺望和想象中，让奇迹在他冒险的叙事中一一发生、重现。这似乎已不是在写作，而是在做人，生活中的麦家就是沉浸在孤独和梦游状态中的，即使偶尔置身于茶楼酒肆中，他那份安而不静的孤独依然有一种卓尔不凡的品质，不说则已，说了总是一些点穴的东西，准确，练达，经典，让你想到他刚才的孤独不是在忍受，而是在享受，在思索，在梦游。我曾在多处场合说过这样的话：麦家是一不小心就要成为大师的，而事实上我最初说这话时连他一篇小说都没读过，我只是从与他的交往中感觉到他身上有的某种小说家珍贵的品质和情绪。作为评论家和文学所研究

员的身份，我每天都在读小说，读小说也是读小说家，读得多了自然也就看透了些秘密的门道和规则。

本雅明对小说的美学意义有一种意味深长的理解，他在无与伦比的《讲故事的人》一书中这样告诉我们：

“小说不是因为它为我们展现了别人的命运而有意义，而是因为这陌生人的命运燃烧的火焰为我们提供了从自身的命运中无法汲取到的热量。小说吸引读者的是借他所读到的一次死亡来温暖冷得发抖的生活的希望。”在我看来，麦家小说提供的正是本雅明昭示的那种意义。麦家小说的主人公多半是稀奇古怪的英雄人物，然而其命运又多半是悲惨得令人揪心的痛，在作家精妙绝伦悬念跌宕的叙事里呈现的是天才的奇特和英雄的没落，并由此将一种深刻的人生困惑扎在英雄跌倒的地方，使人们在偶然与必然、强大与脆弱、绚烂与坠毁、光荣与梦想等多重生命元素缠绕博弈之中，对命运这个幽深莫测的东西惶恐不已。也正因此，麦家小说便有一种欲说还休、挥之不去的悲哀意绪，悲风凄雨像漫天迷雾一样笼罩在小说上空，使文本透露出一种悲壮的美学基调。以埋葬英雄的方式挽救英雄，这似乎是恶毒的，但在一个英雄纷纷消失的时代里，这又似乎是挽救英雄的惟一的叙事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说，麦家的美学理想和艺术勇气是建筑在深刻和精确之中的。

麦家小说的主人公从身份上辨识，通常是那种在幽暗中生存活动的秘密人物，如情报专家、密码破译者、地下工作者等。这是一群生活在别处的人，他们在地下，我们在地上；他们是黑夜，我们是白天；他们是自己，我们是大家；他们是故事，我们是生活。他们的故

事往往隐藏于世俗阳光无法照射到的角落，而他们的经历又往往有着我们无法知晓的神秘和奇特，他们的命运是我们永远的秘密。这本身就是小说，是想象的天空，是故事的一隅。我总觉得，抛弃故事和想像力去写什么小说是有些弱智的，怪的是现在的文坛就是这样的弱智，一大堆平庸的民间生活常态常事小说泛滥成灾，难怪现在的小说无人看。不是读者不要小说，而是不要平庸的小说。现在的小说我认为已进入一个低智时代，没有想像力，没有奇特性，把平常的生活用平常的文字随心所欲地书写一通，就对读者说：这就是小说，以为读者也是傻瓜，结果读者嘿嘿一笑扬长而去，那样子分明是聪明又潇洒的。就我体会而言，我身边的人，有朋友，有学生，都是普通的读者，他们在我推荐下看了麦家的小说都说好看。这说明两个问题：一、麦家的小说是具备小说应有的品质的，如果你去看了不会失望的；二、在小说被那些有名小说家糟蹋得基本上已被大众抛弃的今天，一个无名无姓的作家的作品要被人看到是困难又困难的，即使悟透了世上最高级和最低级的谜也不行。可以这样说，麦家小说中的人物多半出自“地下的天空”，而他彻底疏远时尚而难逃冷落的写作构成的也是一个“地下的天空”，世俗的阳光无法照射到这边。从这意义上说，我认为麦家为这本小说集取了一个十分恰切的书名：准确，练达，经典。这是他一贯的作风，支持他拥有这种作风的无疑是他一贯甘于孤独的才智和梦游精神。

目 录

代序:享受孤独和梦游 (朱向前 向荣)/1

陈华南笔记本/1

瞎子阿炳/79

天外之音/127

刀尖上的步履/155

农村兵马三/209

胡琴哭似的唱/253

麦家:生活在别处 (何大革)/289

什么事情都是会恰恰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而且恰恰是现在。一个世纪一个世纪接连地过去，就是到了现在，事情才发生；空中，地上，地下，海上，生活着无数的人，可是所有一切真正发生的事情，却就在我的身上发生了……

——博尔赫斯：《交叉小径的花园》

陈华南笔记本



第一篇

破译事业是一位天才努力揣摩另一位天才的心的事业，是男子汉的最最高级的厮杀和搏斗。这桩神秘又阴暗的勾当，把人类众多的精英纠集在一起，为的不是什么，而只是为了猜想由几个简单的阿拉伯数字演绎的谜底。这听来似乎很好玩，像出游戏，然而人类众多精英却都被这场游戏折磨得死去活来。密码的了不起就在于此。破译密码者的悲哀也在于此。在人类历史上，葬送于破译界的天才无疑是最多的，换句话说能够把一个个甚至一代代天才埋葬掉的，世上大概也只有该死的密码了，它把人类中大批的精英圈在一起似乎不是要使用他们的天才，而只是想叫他们活活憋死，悄悄埋葬。难怪有人说，破译是人类最残酷的事业！

1956年夏天，当N大学数学系高材生陈华南从一位跛足上尉（似乎左脚板底扎进了玻璃碴子，走路一跳一跳的）手中接过那本由特别单位“701”给他签发入伍通知书时，他一点也不知道，这页除了有个红戳戳外没什么特别的纸（既不特别硬，也不特别大），已将他的一生与神秘又残酷的密码事业系在了一起。

坦率说，盘踞在A市郊外一个隐秘山谷里的“701”人，在开始并没有看出陈华南有多么远大的前程，起码在他从事的职业上。他的职业是破译密码，这项孤独而又阴暗的事业，除了必要的知识、经验和天才的精神外，似乎更需要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701”人说，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是可以抓获的，但必须你每



个白天和夜晚都高举起警醒的双手，同时还需要你祖辈的坟地冒出缕缕青烟。初来乍到的陈华南不懂得这些，也许是不在乎，整天捧着一些莫名其妙的书（譬如他经常捧读的是一本英文版的《格林童话》和一些线装的黄不拉叽的无名古书），默默无闻地消磨着每一个白天和夜晚，除了有点儿孤僻（不是孤傲）外，既没有聪颖的天资溢于言表（他很少说话），也看不出有多少暗藏的才气和野心，不禁使人怀疑他的才能和运气。甚至对他在工作上的用心，也有深浅不一的疑虑，因为——刚才说过，他常常看一些与专业毫无干系的闲书。

然而，中国有句老话可以回击这些人的成见：海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

当然，最有力的回击无疑是一年后陈华南破译紫密的壮举。

紫密是当时“701”面临的一种最为高级的密码，几年来，“701”破译处的秀才们一直视它为眼中钉而苦苦敲打着，奋斗着。但现在看，他们也许具有天才的才能，却没有天才的运气，因为拔掉这枚恶钉的荣幸，最后钻进了陈华南这个被人忽视的年轻人怀里。

陈华南的运气确实是不可想象的，更不可祈求。有人说他是在睡梦中破掉密码的，有人说他是在读闲书中识破天机的，总之他几乎不动声色地、悄悄地破译了紫密。这简直令人惊叹地妒嫉又兴奋！不用说，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个神秘的年轻人理所当然地开始大把大把收获了，尽管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孤僻，孤僻地生活，孤僻地工作；还是手不释卷，寡言寡语，冷冷静静——凡此种种，他全都不变样地保留了下来。但人们的认识却已



变地为天，人们相信，这就是他的神秘，他的魅力，他的运气。在“701”，没有一个人或一条狗（因为经常一个人独来独往，所以也引狗注目）不认识他、尊敬他。大家知道，天上的星星会坠落，而他这颗星星却永远不会，因为他获得的荣誉是任何一个人一辈子都享用不尽的。一个秋天接着一个秋天，人们眼见他步步高升：中尉、上尉、少校、中校……他总是一贯地宁静地接受着一切，既不因此狂妄，也不因此谦卑，一切感觉就如水消失在水中。人们的感觉也是如此，羡慕而不妒嫉，感叹而不丧气。因为人们已自觉地将他独立出来，承认他是特殊的，不可攀比的。十年后（1966年），当他以比别人一半甚至更少的时间轻巧地坐上破译处长的位置时，人们似乎早就料到会这样，因而一点也没有夸张的感觉。人们甚至还满有把握地认为，总有一天，“701”会成为陈华南的天下，局长的头衔正在他以后一个必然中的偶然时间里等待着这个沉默的年轻人。

也许，人们的想法或愿望是容易变成事实的，因为在“701”，在这个特别的神秘的机构里，所有领导几乎不容置疑地都将由那些业务尖子担任，何况陈华南礁石一般沉默而冷峻的性格，似乎也非常适合做一个秘密组织的头脑。然而，1969年年底的几天时间里，发生了一件至今也许仍有不少人记得的事情，叙述这件事的前后经过，便有了这故事——



事情的起头是黑密研究会。

黑密，顾名思义，是紫密的姊妹密码，但比紫密更为先进、高级，正如黑色要比紫色更为沉重、深刻。三年前——陈华南永远记得这个恐怖的日子，是1966年9月1日，黑密的足迹第一次鬼祟地闪现在紫密领域里。就像鸟儿从一丝风中悟会到大雪即将封山一样，陈华南从黑密吐露的第一道蛛丝中，就预感到自己攻克的山头有被覆没的危险。

以后的事实果然如此，黑密的足迹不断在紫密的山头上蔓延，扩张，就如黑暗的光芒不断涌入末落的日光里，直至日光彻底没落。从此，对“701”来说，十年前那种黑暗岁月又重现了，人们把企求光明的愿望不由分说地寄托在陈华南这颗昔日的明星上。三年来，他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索求着光明，而光明却总是躲在黑暗中，远在山岭的另一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701”和总部联合召开了“黑密研究会”——一个默默无闻而隆重的会议。

会议在总部召开。

像众多总部一样，“701”的总部在这个国家的首都，从A市出发，走铁路需要三天两夜。因为携带密件，陈华南原本可以坐软卧，只是他搭乘的那趟火车的软卧铺位在起点就被一拨警界官员包揽一空。这种事情平时极少见，陈华南碰上了，似乎不是个好兆头。

有一位随行者，是个满脸严肃的人，高个，黑脸，



三角眼，下巴上留着寸长的胡子，胡子倔强地倒立着，猪鬃一般，坚硬的感觉使人想到钢丝。钢丝这么密集地插在一起，就有一种杀气腾腾的感觉。所以，说此人脸布满脸杀气，这话是一点不为过的。事实上，在“701”，这个严肃的人从来是作为一种力量而存在和为人们所谈论的（就像将陈华南作为一种智慧的存在并被谈论一样）。他还有个别人没有的荣幸，就是“701”几位首长外出总喜欢带着他，正因为这样“701”人都爱喊他叫“瓦西里”（瓦西里是列宁的警卫），时间长了，反倒弄不清他的真姓实名了。在人们印象中，瓦西里仿佛总是穿着时髦的大风衣，两只手斜插风衣口袋，走路大步流星，风风火火，威风凛凛，固然有一种保镖的派头。“701”的年轻人没有一个不对他怀有羡慕和崇敬之情的，他们时常聚在一起津津有味地谈论他，谈论他神气十足的派头，谈论他可能有的某种英勇业绩。甚至两只风衣口袋，也被他们谈论得神秘秘，说他右边口袋里藏的是一把德国造的B7小手枪，随时都可能拔出来，拔出来打什么中什么，百发百中；而左边口袋里则揣着一本由总部首长（一位著名的将军）亲笔签发的特别证件，拿出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天皇老子也休想阻拦。

有人说，他左手腋下还有一把手枪。但是说真的，没有谁见过。没见过也不能肯定没有，因为谁能看到他腋下？即使看到了——真的没有，年轻人依然不会服输，也许还会振振有词地告诉你：那只是在外出执行任务时才带的。

当然，这很可能。



对于一个保镖式的人物来说，身上多一种利器，就像陈华南身上多一册书，简直没什么可说的，太平常了。

尽管有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随行，但陈华南却并没有因此感到应该的胆大和安全，火车刚刚启动，他便陷入了莫名的不安中，老是感到被人家窥视的慌张、别扭，好像众人的眼都在看他，好像他没穿衣服（所以别人要看他），浑身都有种暴露的难堪，紧张，不安全，不自在。他不知自己是怎么了，更不知怎样才能让自己变得安静。其实，有这种不祥之感正是由于他太在乎自身，太明白此行的特别……

【陈华南笔记本】

陈华南知道，瓦西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值得他出动的；他更知道，作为“701”破译处的头号人物，他外出也不是没有风险的。不是他自己吓自己，对方 JOC 电台几乎每天都在对他闪烁其辞地进行广播，跟钓鱼似的，诱饵一天比一天大。他破译了紫密，尽管是悄悄的，事后又一再保密，可人家还是知道了，而且知道得有头有脑，连他父辈的情况都摸得清清爽爽的。破译紫密使陈华南身价不光在自家国土上暴涨，而且在人家那边涨得更凶。陈华南清楚记得，他现在的身价已是一个飞行员的十倍：一百万啦！这个数字把他举上了天，同时离地狱也只剩一步之遥了。在陈华南看来，自己既然这么值钱，想伤害他的人就有理由了，而且理由充足，足以吸引很多人，让他防不胜防。

这当然是他的不聪明。不过，这有什么办法呢？谁都知道，陈华南性格中有钻牛角尖的劲头，他那些深奥



的学问，天才的运气，也许正是依靠这种百折不挠的钻牛角尖的精神获得的，现在这种精神又让他获得了深奥的敌意。这就是天才陈华南，尽管读了许多书，学问广博精深，但在生活面前依然是无知的，不清醒的，因而也是谨慎的，笨拙的，甚至是荒唐的。这些年来，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拒绝外出，表面上看似工作缠身，走不脱，可实际上还有一个深藏的理由就是：他怕出门。是的，他怕。就像有些人怕关在家里、怕孤独一样，他怕出门，怕见生人。荣誉和职业已使他变得如玻璃似的透明、易碎，这是没有办法的，而他自己又把这种感觉无限地扩大、细化，那就更没有办法了。

就这样，职业和他对可能发生事情的过度谨慎心理一直将他羁留在山沟里，多少个日日夜夜在他身上流逝，他却如同一只困兽，负于一隅，以一个人人都熟悉的、固有的姿势，一种刻板得令人窒息的方式生活着，满足于以空洞的想象占有这个世界，占有他的日日夜夜。现在他要去总部开会，这是他第一次外出，他希望也是最后一次 ★

和往常一样，瓦西里今天还是穿一件风衣，一件米黄色的挺括的风衣，很派头，把领子竖起来，又显得有些神秘。他的左手今天已不能惯常地插在风衣口袋里，因为要提一只皮箱。皮箱不大，褐色，牛皮，硬壳，是那种常见的旅行保险箱，里面也许可装几本大型杂志。但现在装的是黑密资料，和一枚随时可引爆的燃烧弹。他的右手，陈华南注意到，几乎时刻都揣在风衣口袋